

✧ 師資培育文獻回顧 ✧

芬蘭迷思？芬蘭奇蹟？

對第 12 期「師資培育電子報」H. Simola 論文的再回應

王麗雲

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副教授)

當全世界都熱衷於到芬蘭朝聖，學習其教育上的經驗，以便複製於本國時，Simola 卻跳出來，甩了母國教育一個大耳光，究竟芬蘭在 PISA 上的優秀表現是個奇蹟，或是一個迷思？熱衷於學習芬蘭教育經驗的人，是不是膜拜錯誤？問道於盲？

讓我們先回顧 Simola 對芬蘭奇蹟的批評吧！首先他指出芬蘭是一個信奉威權主義的國家，芬蘭文化元素中含有「東方元素」(這倒是連東方國家一起罵下去了)，信奉獨裁主義、集體主義、犬儒主義，學生在教室中守秩序，也是這種文化的表現。其次，芬蘭教師地位崇高，社會各界寄望教育能帶領芬蘭經濟向上發展，顯見「商界人士」是支持芬蘭教育的。第三，芬蘭教育界致力於提升其社會地位，碩士級的師資成為進入教職的門檻。第四，芬蘭教師在教學上是保守的，教師以「成人模範」與「教室秩序的維護人」自居。最後，芬蘭教師的自我滿意度相當高。所以 Simola 指出芬蘭教育的兩個吊詭，首先是教出來的學生具備順從的性格。其次是芬蘭教師的保守性格，便宜行事，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，卻教出成績好的學生，值得各國借鏡嗎？作者結論時指出，芬蘭教師是威權的教學獨裁者，芬蘭經驗之所以成功，教師學歷或許是個因素，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傳統文化的影響。

「兩個芬蘭人可能會有三種意見」，聽到這樣的笑話，再來看 Simola 對芬蘭教育的評論，也就不至於目瞪口呆了。在 PISA 結果公佈以前，芬蘭媒體或民間批評其教育作法的如家常便飯，但在 PISA 結果公佈後，這些批評芬蘭教育的聲浪就突然銷聲匿跡，Simola 及少數其他學者應該是不放棄者，繼續表達他們對芬蘭教育的不滿與嘲弄。

所以芬蘭教育是個奇蹟？抑或是個迷思呢？

研究者蒐集了相當多芬蘭的資料，也親自到芬蘭訪問兩次，與近二十位芬蘭的教師、教育行政人員、學校行政人員、學者進行訪談，參觀了近五所學校，對於芬蘭教育有進一步的瞭解。和 Simola 一樣對芬蘭教育嗤之以鼻，大加撻伐的人碰到的不多，只有兩位，大部份的芬蘭人，對於自身教育的優秀表現，都持客觀的態度，在研究者的要求之下，提供他們對 PISA 表現成功的解釋，表達自己的教育觀，也提出一些疑問，但大體而言，也如 Simola 所言，對芬蘭教育的表現十分滿意。

作為一個國外觀察者，芬蘭教育對我而言的確是個奇蹟，首先，PISA 表現名列前茅雖然了不起，但我國也不差，比較名次誰是第一？誰是第三？誰進兩名？誰退五名？意義不大，庸人自擾！關鍵是芬蘭在國際測驗評比上的標準差是我國的四分之一，代表學生測驗成績上的落差比我國小很多，若以測驗標準差作為教育效能或教育機會均等的指標，我國著實汗顏，雖然有奧林匹亞級的學生，但也有到大學也拼不出 26 個英文字母的學生，這才是研究者真正擔心，也不得不羨慕芬蘭的地方。其次，芬蘭的學生讀書輕鬆愉快，回家功課少，上學時間短，較之臺灣學生，雞鳴即起，整日埋首書堆中間，補習補到夜深之際方能返家，再繼續完成學校的功課，長期睡眠不足，近視比比皆是，手無縛雞之力，雖然「要怎麼收穫，先那麼栽」，臺灣學生的辛苦也讓我們在國際評比上的表現傲人，但付出的代價也太高了，較之芬蘭學生的輕鬆以對，研究者不得不再嘆一聲「芬蘭奇蹟！」第三，芬蘭教師每週上課節數比臺灣老師高，不需簽到打卡，沒有教師評鑑制度，也沒有統一考試（高中畢業後的 matriculation test 例外），連月考或聯合模擬考都沒有，卻可以有良好整齊的教學成果，簡直是匪夷所思！

研究者同意芬蘭教育的優秀表現不是偶然，奇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！這個國家各界都相當重視教育，無形中給予學校系統相當大的支持，政府為了辦好教育，致力提升教師水準與地位，給與教師相當大的自主與尊重，所以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教育工作，師資培育中心在選拔學生時又重視教學熱忱，有了優秀且具熱忱的人才作為教育先鋒，教育表現良好當然不是奇蹟，學生測驗標準差小也不意外！



讓研究者困惑的是 Simola 對芬蘭教育的部份評論，這些評論在臺灣也似曾相識。凡教師是保守的！保守的教師是獨裁的！保守的教師必然反學生中心！上層社會的老師無法教導下層社會的學生！傳統文化不具教育價值！這些等號畫得太快，結論下得太莽撞，反而像是扣帽子，缺乏對教育實際的瞭解與觀察，也昧於芬蘭教師的教學效能表現。對於教育者而言，能夠把學生教好，開發學生潛能，讓學生獨立思考判斷的方法就是好方法，這種貼標籤式的評論，又要如何解釋芬蘭除了國際教育評比優良之外，也是世界著名設計之國的事實呢？Simola 是否也應該重新進入教室，認識芬蘭的教育呢？

其次，Simola 認為芬蘭學生之所以學得好，是因為其威權文化所致，使得學生在教室中表現乖順所致。的確，芬蘭在大戰之後是第一個還清罰款的國家，即使其被迫參戰的時間非常的短。其他國家不是賴帳，就是延遲還款，這樣的乖順，Simola 不知認為是美德或是愚笨？把芬蘭學生的優異表現歸因於「傳統文化遺毒」所致，研究者所看到的多元活潑芬蘭學生，不知道作何感想？Simola 所想望的芬蘭學生形貌，亦不知為何？位於菜市場正對面的總統府，又如何成為 Simola 心目中的威權文化？兢兢業業的教師，又如何成為威權者，這是研究者所不解的。作為外人，不便評論，但 Simola 應提出更明確的論述與證據，或者也可以逛逛其他威權國家，真正掌握芬蘭的威權指數。

芬蘭人對於其教育應如何辦理，其實有相當多的辯論，也不見得都有一致的看法，這是外國人在學習芬蘭經驗時應該注意的。但是芬蘭人一但討論獲得共識後，便會認真實行，俟成效明確後再行修正，所以教育能相對穩定的發展。這才是芬蘭奇蹟的原因之一。

至於臺灣，教師的角色模糊，尊師的傳統文化早就不見，教師為了保住工作，守法優先，專業其次，地位直直落，一窩蜂式，大開大合的多元化的師資培育，也模糊了教師專業形象。芬蘭還是要看的，芬蘭經驗也是應該被討論的，看完了，討論完了，還是得回到臺灣，想想自己要辦怎樣的的教育？要怎樣的教師形貌？要學生怎麼長大？我們終究要面對這幾年臺灣教師專業與教師地位的發展「奇蹟」，而輸的當然不會只有教師專業！



回應文章

Simola, H. (2005). The Finnish miracle of PISA: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remark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. *Comparative Education*, 41(4), 455-470.

本文引注格式 (APA)

王麗雲(2010,10月)。芬蘭奇蹟？芬蘭迷思？對第 12 期「師資培育電子報」H. Simola 論文的再回應。臺灣師資培育電子報, 13。檢索日期, 取自 <https://tted.cher.ntnu.edu.tw/?p=334> (註:「檢索日期」請依實際檢索日更改為 XXXX 年 X 月 X 日)

